

回憶中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

——在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創刊二十年紀念會上講詞

張玉法 中央研究院院士

檢討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，有兩種方式：一是文獻檢討，即依據已出版的專書、論文以及已撰成的博碩士論文，檢討研究成果及研究方向；一是個人經驗，即依據個人的經歷見聞，以現身說法，談談研究的情形。關於文獻檢討，2000年陳三井先生編《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》時，我寫過一篇導論，主要依據文獻，檢討1840年代到1990年代有關婦女史研究的專書及博碩士論文。從那以後，婦女史研究的成果愈來愈多，內容也愈來愈多樣，我對婦女史研究的新成果已完全無法掌握，今天只能就個人的經歷見聞，回憶一下早年對婦女史的研究。

1955年我進入國立師範大學史地系讀書，1961年我進入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讀書，1964年我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。在這十年中，我沒有聽說那一位老師，或那一位老師的同輩學者，做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。1968-1970年近史所送我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，結識當時在哥大做博士後研究的李又寧女士。她的博士論文是寫瞿秋白，受美國史學界的影響，對婦女史的研究也有興趣。有一次聊天，她提到推動婦女史研究的事。她說：「要推動婦女史研究，必須先編史料集，因為婦女留下的史料很少，一般人不知研究婦女史如何下手。」我說：「我研究清季立憲運動和革命運動，涉獵到當時一些報紙和雜誌，印象中報刊上有一些婦女史料，包括她們參加革命、她們爭取男女平權、她們爭取婦女參政

之類。」她說：「哥大東亞圖書館有不少晚清期刊，美國各大圖書館也會有一些，我們編一套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如何？」當時我正在以〈西方社會主義對辛亥革命的影響〉為題寫碩士論文，手邊掌握到一些婦女史料，於是就答應她共同編書的事。近史所資助我到美國讀書的時限是一年九個月，實際在學的時間一年半。為了撰寫碩士論文，為了修改帶去的書稿《清季的立憲團體》，我跑遍了美國東部各大圖書館，順便搜集了一些婦女史料，回國途中經過芝加哥、舊金山等地，也搜集了一些婦女史料。回國以後繼續搜集，並開始整理，最後編成《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，1842-1911》一書，1975年由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。

我是1970年夏天回國的，回國以後先出版《清季的立憲團體》一書。之後開始研究清季的革命團體，接著參加「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畫」，研究山東省，接著又參加「中國現代化的專題研究計畫」，研究工業化，再之後又研究民國初年的政黨，我自己沒有投入婦女史的研究。但從1970年以後，我有機會在師大歷史研究所、臺大歷史研究所和政大歷史研究所開課，甚至到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開課；有同學想研究婦女史，我就鼓勵她們研究。當時也有別的老師鼓勵學生研究婦女史，比較投入的是在臺大歷史研究所開課的鮑家麟女士。據我所知，歷史系研究生做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的，以臺大歷史研究所的林維紅較早，她

於1973年就在李守孔、鮑家麟指導下完成〈同盟會時代女革命志士的活動〉碩士論文，到1980年，兩位先生又指導廖秀真完成〈清末的女子教育〉碩士論文。廖秀真在臺大歷史研究所完成碩士論文的同一年，政大歷史研究所所有王惠姬由我指導完成〈清末民初的女子留學教育〉碩士論文。王惠姬後來一直研究女子留學教育史，到2007年又在呂芳上先生指導下，在中正大學完成博士論文〈中國現代化的推手：以留美實科女生為主的研究〉。在1980-1990年代我指導過的研究生論文，除王惠姬以外，有1986年師大歷史研究所張三郎的〈五四時期的女權運動〉、1987年師大歷史研究所游鑑明的〈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〉、1988年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高小蓬的〈民國初年的婦女運動〉、1990年政大歷史研究所林秋敏的〈近代中國的不纏足運動〉、1996年師大歷史研究所趙淑萍的〈民國初年的女學生〉，都是碩士論文。其中游鑑明又於1995年在師大歷史研究所完成博士論文〈日據時期臺灣的職業婦女〉，這是我指導研究婦女史唯一的一篇博士論文。指導學位論文，實際上是向學生學習；學生如何找資料會告訴你，學生的論文寫好你要一遍一遍地讀，因此學了很多。我對婦女史的一些了解，至少有一半是從指導的學生和口試過的學生學到的。1980年代以來，研究生所寫的婦女史論文很多，除了我指導過的或是口試過的，其他我都不太清楚，不能在這裡介

紹。

諸多致力於婦女史研究的研究生，畢業以後如果有機會進入大學教書，或進入研究機構做研究工作，就有機會進一步做婦女史研究，甚至推動婦女史研究，游鑑明就是其中的一位。游鑑明是在做博士研究生時就進入近史所做研究工作的，畢業以後繼續從事婦女史研究。當時近史所專門做婦女史研究的同仁只有游鑑明一位，但各大學以及海外各地有許多研究婦女史的學者，游鑑明想與各個分散的學者加強聯繫，就於1992年向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提出一個集體研究計畫，從資料搜集、資料目錄編印、舉辦專題講演和小型座談會做起，並創刊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年刊，作為學術聯繫的媒介。那時我在蔣經國基金會做諮詢委員，諮詢委員開會時，有十多位委員來自人文及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，彼此對自己所屬的學科比較熟悉，對別的學科比較陌生。審查一個研究計畫，能夠取得全體委員的共識並不容易。記得在討論游鑑明所提出的研究計畫時，有一位經濟學者說：「婦女史？什麼叫婦女史？有沒有男人史？如果有人提出男人史的研究計畫，我們要不要支持？」我說：「這些年來，史學正在擺脫政治史的糾葛，向社會經濟史的路上走；婦女史研究是歷史研究的新方向，海內外各地已有不少人從事研究，希望各位能支持這一條歷史研究的新路。」也許在場的社會學者、經濟學者對社會經濟史有興趣，也許在場的學者對新路有

興趣，計畫就通過了。想不到這個計畫一做就做了二十年，雖然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沒有全程支持，如果沒有一個好的開始，可能不會有這樣的豐富成果。

其他的研究成果不談，今天因為是紀念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創刊二十週年（1993年6月第一期，2012年12月第二十期），只以一些簡單的數字，看看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在促進婦女史研究、聯繫海內外學者方面所發生的作用。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共出版二十期，在該刊中發表過論文的學者，據粗略估計，有110多人，其中國內76人，近史所只占18人，其他58人至少來自27個大學或研究單位。國外35人，美國占18人，其他17人至少來自7個國家或地區。這個刊物受到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支持和獎勵，當之無愧。我在這個基金會做諮詢委員有十年左右，為不少有意義的研究計畫表達過支持的意見。在通過的計畫中，有些執行失敗，未看到有具體的研究成果，大部分都能執行成功。在執行成功的計畫中，能持續發展二十年，據我所知，游鑑明的婦女史研究計畫應是第一個。

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，近幾十年來各個學科研究的方法與方向變化很大。就近代中國婦女史的研究而論，我在編《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》的時候，注意到的問題，除傳統中國的婦女地位和外國婦女的動態以外，大概只有戒纏足、興女學、勸留學、結團體、家庭革命、職業權、參政權之類。當時

從事女權運動的人，重點是男女平等，要婦女與男人有同等的權利。進入 20 世紀後半期，所有男人有的權利幾乎婦女都有了，再研究女權問題就變成陳腔濫調，所以近年的婦女史研究，特別強調女性所獨有的，與男人不一樣的，這可能與新文化史的研究風氣有關。新文化史所關心的是一些獨特的或不為一般人所重視的事物，和以前強調歷史通則、歷史大事件者不同。所以在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所發表的論文中，比例較多的論文有四大類：一、性別史：如情欲、戀愛、同性戀、婚姻、家庭等，這些都不是女性單方面的事，而是兩性之間的事。二、女性特徵：如美容、懷孕、哺乳、生育、女性醫療、養女、養媳、母親、貴婦、摩登女郎等，這些都是女性所獨有的。三、女子職

業：如妓女、歌女、女招待、女運動員、女作家、女護士、產婆、女律師、女警察、女議員等，都可以找到與同類職業男性的同與異。四、其他與女性文化、女性主義、和特殊女性有關的一些議題。

個人這幾十年的研究工作很雜亂，在李又寧的邀約下，編了一本《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》和兩本《中國婦女史論文集》；在陳三井先生的邀約下，為《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》寫過一篇導論；在游鑑明的督促下，寫過三篇有關婦女史的論文。其他方面，對婦女史的研究毫無貢獻，對二十年來婦女史研究的成果所知甚少。承籌辦人游鑑明女士安排在紀念會上作引言，實不敢當；只能就個人經歷見聞隨便談談，請各位指教！